

元年十月二十日

奥州岩城平

隱居

安藤鶴翁へ達

濃州切通ニ罷在候當主對馬守へ御預被仰付候事

同湯長谷

當主

内藤長壽齋へ達

本家延岡内藤備後守へ御預被仰付候事

同泉

當主

本多能登へ達

本家參州岡崎本多美濃守へ御預被仰付候事

林昌之介へ達

唐津藩へ御預被仰付候事

元年十一月七日

大總督府同議院范

奥州磐城平

隱居

安藤衛翁

翁

右之者濃州切通ニ罷在候當主對馬守へ御預可被仰付哉

付哉東

同別湯長谷

當主

内藤長壽

壽

右ハ本家延岡内藤備後守へ御預可被仰付哉

可
括
合

可為同之通事

可為同之通事

同別泉

當主

本多能登

右ハ本家参列因崎本多美濃守へ御預可被仰付哉
可為同之通事

上總諸西

當主

林昌之介

右ハ當府親族之者へ御預可被仰付哉
罷狀不輕者ニ付諸侯へ御預ニテ如何哉

舊幕賊

士官徒

右八督府へ御慶置可被仰付哉

御姿仕候事

輪 王 余 官

右八京師伏見山階兩宮之内へ御預ケ可被仰付哉
但御決定ニ相成候リ、御預御沙汰之儀ハ行政官
ヨリ兩宮ノ内へ御達レ被下候ハ、護送之儀ハ當

府ニ於テ可取計事

伏見宮へ御預可然ル當官辨事ヨリ京都行政官へ申
遣候上京都ニテ可取扱但京都近護送之儀ハ其官ニ
テ可取計事

附京著候ハ、直ニ彼地行政官へ可届出様御下知

可有之事

右之件ニ御附紙ヲ以テ御指揮奉希候
元年十月十八日

○自證院記ニ云十一月朔日桑折宿御滞留ヨリ東京
ヘ僧常應院守慶差遣候處今夜自證院旅宿ヘ立候リ
悲泣告テ曰 宮御方東京ニ於テ序時御滞在ナク千
佳宿ヨリ素通剥ヘ因州藩ヘ御預ケ御幽閉仰セ付テ
レ賤御憂分 朝議御決定ノ由依テ報知社云云亮榮
愕然手ノ舞足ノ踏處ヲ知ラス曰是マテ輔佐シ奉ル
今日如此奈共シ難シ身命ヲ拋チ是ヨリ早打ニテ東
京着ノ上有栖川親王ニ歎願縋リ奉ント決シ即刻御
旅館ヘ上申書ヲ作り藤堂仁石衛門ノ許ヘ書中其旨
槩畧ヲ申送リ程ナク古河驛發足既七半時頃平住宿
着休息有栖川宮御假館ヘ伺候外ニ盡力ノ手術之レ
無ク切ニ相迫寛典ノ御所置血願ノ赤心ナリ然ルニ
引續伊州監察茶木庄三郎早打ニテ追來曰何ノ所為

ナル亮采曰ク臣子ノ咎ヲ盡サン而已荒木曰御憂分行遠ヒ殊ニ因州御預ノ儀曾テナシ御里伏見宮ニテ御謹慎ニ極レリ此事實ニ止ヲ得ス密告スル者アリ豈宮ニ異義アラン亮采躍然ト曰子ノ言ノ如クナラハ三年ノ御幽鬱アリトモ君獻ス臣安シ哉レ不明ニシテ勞ス罪萬死ニ申ル幸宥恕ヲ願

一三日未半刻頃御着一寺ノ御泊後刻 御總督ノ御方ヨリ御沙汰ノ品之レ有ルニ付今日ハ御發途御見合ノ旨御使番升後最中ヨリ御達ヲ傳テ今日午住宿ノ御一泊

一四日早朝升後最中御出頭宮御會直ニ御上京伏見宮ノ御謹慎成サルヘク御沙汰ノ旨上申敬承仕ノ段御返答

一井後景中下陣ノ家臣麻生將監山本主膳ヲ召シ官御方直ニ御上京ニ付其方二人中間一人切御供ニ附ラル只今ヨリ用向其方二人自證院而已相許候其餘ノ者總テ下宿スヘキ旨也且是ヨリ京都ヘノ警衛藤堂佐渡守ノ命セラル旨口達原註人數不詳

一今已半刻切捧ノ山駕籠ヘ御乗リ麻生山本二人ニ同体御覺途朝廷嚴譴ヲ降シ玉ノ是非ナキ御儀幾許歲十テ勤王御衷心相開候ヲ祈念ス後ノ事亮采閑セス

一後刻升後景中下陣ノ亮采召レ尾州家ノ御預謹慎仰付ラル 宮御門室ノ御家臣仙臺表ヨリ御供ノ輩其々ノ御預謹慎被仰付亮采不聞ニ依テ不記候也

元年十月二十日

校正
林
勝
井

安藤信正本多忠紀内藤政養東京ニ至ル乃チ信正ノ藩
郎ニ忠紀ヲ岡崎藩郎ニ政養ヲ延岡藩郎ニ幽ス安藤信
勇書ヲ上リ信正ノ為ニ哀ヲ乞フ

大總督府達

對馬守養祖父鶴翁儀屢

官兵ニ抗レ竟ニ仙臺表ニ於ラ及降伏候段一時不得
止事トハ乍申不埒之至ニ候條於當地先ツ對馬守ヘ

御預謹慎被

仰付候事十一月十九日

安藤信守家記

同上

内藤備後守

其方同姓内藤長壽磨屢

文類

明治年

官軍ニ抗シ在所ヲ脱レ士民ヲシテ向背ヲ失ハシメ

竟ニ仙臺表ニ於テ降伏スト雖々不容易ノ所業ニ及
候條於當地先其方ニ御預ケ謹慎被申付候事十月十九日。

内藤政拳家記

○本多忠直家記畧ニ云戊辰十月二十日本多忠紀當
家ニ御預相成候節御達文致紛失扣寫等無之候

同上

安藤對馬守

爾後鶴翁儀ニ付テハ行政官ハ萬端可窺出候事十月十九日

日

本多美濃守

爾後能登儀ニ付テハ以下上文十月十九日同シ

同上

同上

内藤備後守

爾後長壽營儀ニ付テハ以下上文十月十九日同シ

延岡藩ニ達

來ニ二十日内藤長壽磨千住宿ニ著候條同日晝午刻
石驛本陣ニ請取人可差出候事十月十九日東征總督記

磐城平藩ニ達書

今二十日安藤鶴翁千住宿ニ着候條晝午ノ刻右驛本
陣ニ請取人可差出候事十月二十日安藤信守家記

大總督府達

本多能登

其方事屢官兵ニ抗敵シ刺ヘ在所ヲ脱レ士民ヲシテ
向背ヲ失ハシメ竟ニ仙臺表ニ於テ降伏スト雖々不容易

其方事屢官兵ニ抗敵シ刺ヘ在所ヲ脱レ士民ヲシテ

向背ヲ失ハシメ竟ニ仙臺表ニ於テ降伏スト雖々不容易

容易之所業ニ候條依之先ツ同姓美濃守ヘ御預謹慎申付候事十月二十日

同上

内藤長壽書

其方事屢官兵ニ抗敵レ以下上文ニ同シ但シ美濃守ヲ備後守ニ作ル〇十月二十日○本多忠伸内藤正憲内藤政季家記

○復吉記云按スルニ安藤信正ヘモ亦同一ノ宣文アルヘキニ似タリ然レトモ忠紀政養ハ藩主ニシテ信正ハ否ラス且其保管之ヲ同姓ニ命マスシテ其子信勇ニ命ス故ニ別ニ宣告ナキモノナラン信勇二十日ノ上申書亦徵トスヘシ

安藤對馬守家来植竹五郎大夫奉命書

對馬守養祖父鶴翁事屢官兵ニ抗レ竟ニ仙臺表ニ於

及降伏候段一時不得止事トハ乍申不將之至ニ候條於當地先ツ對馬守ヘ御預謹慎被仰付候段御達之趣奉畏候美濃國領分ニ罷在候對馬守ヘ早々可申聞候此段御請申上候以上十月二十日

同上

鶴翁事屢官兵ニ抗敵シ竟ニ仙臺表ニ於テ及降伏候段一時不得止事トハ乍申不將之至ニ候條依之對馬守ヘ於當地先ツ御預謹慎被仰付候段御達之趣奉畏候鶴翁儀當地到著之上可申聞候此段御請申上候以上十月二十日

同家來西尾三治稟報

隱居鶴翁儀昨日午住宿着付御達之通重役矢代多門石驛ニ罷出御使番加藤嘉次郎殿ヨリ御引渡相成

候ニ付大塚下屋敷ニテ謹慎為仕置候此段御届申上
候以上

十月廿一日
磐城平藩記

内藤備後守家來成瀨老之進稟報

内藤長壽齋事昨二十日午住宿ニテ請取同夕虎御門
内邸中へ連越御預リ申候此段御届申上候十月廿一日内藤
政憲家記

○本多忠伸家記ニ云十月二十日忠紀東京午住驛ニ
達ス即日同姓美濃守郎ニ謹慎ス

○内藤政憲家記ニ云十月二十日政養東京午住驛ニ
達ス即日備後守虎ノ門之郎ニ著同所ニ於ニ謹慎ス
後備後守長官之者被呼出政養儀幼年ニ付養育方專
用ニ付家来之内正直成者五人遂人撰附添不苦其邊
厚相心得候様御口達有之

安藤對馬守稟請

當三月中私儀勤

王為實効上京仕候後征會御軍門ニ出兵可仕旨被
仰出候ニ付為取歸帰邑御暇奉願五月上旬退京下國
之途中連雨所々川支ニテ滯留之折柄持病之肝鬱症
強相發無據三州陣屋ニ於ニ療用仕居候處同所上知
之儀被仰出候ニ付則陣屋差上村内寺院ニ引退罷
在候得共免角病中遠路旅行無覺東候間一卜先濃州
陣屋ハ罷越保養仕度旨吉田表裁判所ニ御届仕濃
州ハ罷越候途中尾州名古屋經行之節在所家采共於
棚倉表奉抗官軍候哉之趣ヲ以御差留相成恐驚至極
於私ハ素々勤

王一途之外他事無之義ニ御坐候間兼テ為可奉表亦

心於同所再應誓書奉差上濃州陣屋へ罷越謹慎仕候
旨奉願候處

御聞居相成則於同所謹慎罷在候然心處厚

御憐恤之思召ヲ以重役並兵隊在所表へ差遣可申
旨被仰出候間早速重役松本右門差下引續兵隊差
下候内早既に在所表落城之趣東京住居家來ヨリ申
越愕然驚入恐懼千萬何共可奉申上様無御坐尚謹慎
罷在候憂磐城平出張松本右門當夏以來之事實探索
右始末書相添東京住居重役矢代多門ヨリ不取敢城
地再下レ賜精々撫治藩屏之任相立候様仕度旨歎願
書進達仕候憂御落手被下置候趣多門ヨリ申越誠ニ
以難有仕合奉存候乍去隱居鶴翁並在邑家來共平城
落去之後元奉對

官軍如何成不敬之所業又有之候半歟ト日夜憂苦不
安寢食罷在候得共道路隔絶其後之始末更に相分リ
不申徒々費思慮惄々乎恐縮仕居候處去月廿四日征
仙

御軍門へ隠居鶴翁ヨリ降伏謝罪歎願書奉差上候處
御聞居被下置

御仁惠之程難有仕合奉存候乍去今更奉向

天朝一言可奉申上様無之ハ固ヨリ之儀私へ對シ候
テモ申譯無之由仙府へ退去罷在候隠居並家來共ヨ
リ申越候二付段々ノ情實承ノ候憂尤不得止ニ出候
場合ニ有之候トハ乍申條理紛乱名分不立於私ニ任
用失人萬件不行居之段恐懼至極奉序候就テハ惟謹
テ奉仰

天裁候外他ニ奉申上候儀無之筋ニハ御坐候得共私
微衷思召且去月十八日矢代多門ヨリ奉差上候別
紙歎願書並添書之情實幾重ニテ御憐察被下置何
卒御寛典ヲ以出格之御沙汰乍恐奉哀願候誠恐誠
惶頓首百拜元年十月廿三日

別紙二通

當七月十三日磐城表ヘ出兵之儀被仰付候節御口
達ニテ對馬守儀實効相顯居候得共平城落城之程ニ
難計左候ハ、不都合之事ニ付其節ノ為ニテ兵隊五
拾人差出置平城為相守候ハ、家之都合ニテ可相成
ト厚キ御憐愍ノ以テ被仰付候旨御達御坐候ニ
付難有舛承仕早速急使ノ以美濃國切通陣屋ヘ申遣
候得共連兩之後所々川支ニテ往来差文右兵隊出張

天及遲延候内旱既ニ在所表落城相成候段實以殘念
至極萬件不行居之儀深奉恐入候次第ニ奉存候漸去
月廿六日右兵隊到着仕候得共彼是遲緩恩命之旨ニ
難叶如何ナル嚴謹被仰付候ナト乍恐懼兵隊到着
御届申上候處却テ寛大之
御沙汰ニテ早々磐城平表ヘ出張仕候様被
仰出候ニ付上下一同隆恩泣謝仕粉骨碎身奉命仕候
心得ニテ出張仕候實ニ主人對馬守ニ於テ當春中
上京仕候留守中在所表事件出来奥羽同盟杯申儀ハ
毫末ニ承知不仕次第

天朝ニ於テモ右情實御汲取被下置候故哉前件難有
御沙汰ニ被仰出候儀ト奉感佩候得共在所表右不始
末、儀藩屏之任相立兼候次第對馬守於テ深奉恐

入濃州切通陣屋ニ於テ謹慎置在候儀ニ御坐候間何卒深キ

御憐恤ヲ以平城附屬之土地是迄通ノ對馬守支配仕戦爭後荒廢之地精々撫育藩屏之任職相立候様可仕旨　御沙汰之程乍恐奉懇願候平表出張重役松本石門ヨリ當夏以來之始末概畧申越候間即別紙書取相添不取敢私ヨリ奉恐願候尚對馬守ニ於テモ追々歎願仕候次第ニ可有御坐候間此上天地廣大之以御仁德出格寛大之御愛置下賜候様幾重ニモ奉懇願候以上

安藤對馬守家來

家老

九月十八日

矢代多門

當六月中旬

官軍常州平鴻濱ニ御上陸其砌仙藩兵隊同所ヘ出張相成居弊藩番兵領分閑田村ニ罷在候蒙平鴻出張仙藩ヨリ兵隊差出候振頻々促催有之候ニ付無據九面湊迄半小隊差出其旨平表ヘ注進ニ及候内既ニ官軍駿々乎御進討相成仙兵弊藩番兵其儘敗走弊藩番目付本岡堅左衛門ト申者
官軍ヨリ銃彈二十六御打留相成勿來山下ニ於テ即死仕候右　官船東込被仰付泉藩士ヲ以
官軍平城ヘ御繰込相成候ニ付重役之者
御軍門ヘ罷出御指揮可奉伺之御布令狀御差越相成候ニ付重役上坂助大夫早速平表出立仕候逢中泉領

新田邊 = 於テ石敗兵 = 行合本岡堅左衛門死亡之状
體等傳承仕候爰元ヨリ會津藩煽動説之為國論甚紛
擾之折柄 = 有士心忽沸亂助大夫儀所置行屋兼其儘
平表ハ引取終 =

官軍 = 抗拒仕候姿 = 立至リ候得共從來隠居鶴翁於
テモ勤

王之道一途遵奉仕候心底 = テ當春對馬守上京仕候
後早速為取締在所表ハ罷越後之四月中奉

朝命白川城追出兵仕候砌近傍小藩瓦解之中弊藩兵
隊ハ暫時踏止リ會兵ト接戦發砲仕候ニ全隱居嚴敷
申付置候故ノ事 = テ聊大義名分ニ相心得居候間飽

迄ナ鎮静開城

官軍御光臨ノ奉待候意底 = 御坐候爰何分孤城微力

大藩之際 = 獨立既ニ與羽諸藩並江戸脱支兵隊等城
郭内外ニ充満仕居候事故開城降伏等之儀漏泄仕候
得ニ直ニ内間ヨリ事起リ右屯集諸兵軍威ヲ以劫迫
隠居始主人家族身體被為釐粉之勢 = 有頑愚臣僕等
甚憂苦仕論議蜂起因循遲緩隠居意内ニ公然國論ニ
反候儀相成兼方向不定所置不建徒ニ焦心苦意日又
一日相遇候處終ニ七月十三日之事件ニ至リ深奉恐
懼候儀ニ御坐候右情實故先般棚倉ハ兵隊差出
官軍ハ抗拒仕候杯申事ハ元ヨリ無之候實ニ微弱之
小藩殊ニ主人上京留守中人心國力共分裂仕候次第
中々以

天兵ハ敵對仕候杯申事決テ不相成儀ニ不須智者テ
能辨知候筈然ル處右事件ハ陷リ候ハ前申上候通ノ

之始末ニテ進退窘迫實ニ不得止之苦情ヨリ出候儀

御坐候間此儀幾重ニテ

御憐察被下置候様只管奉希候乍去右事體ニ立至リ
候上ハ兼々御布告之厚ニ

御主意ニテ相背資以不相濟次第ニ付隠居儀ニ速ニ
退居謹慎可奉仰

天裁之咎ニ候慶老年思慮衰耗之餘ニ城郭傾覆仕候
程之大事件ニ付愴惶錯愕何所ハ力縮退仕候ト相見
ハ今以行方相分リ不申候得共精々探索所在相分候
ハ早々引戾屹度謹慎奉仰

天裁候様為仕尚暴動ニ及ニ散亡仕候家來共ニ見當
次第捕押夫々所置仕候儀ニ御坐候間何卒此上寛大
之

御沙汰破仰出候様伏ニ奉懇願候以上

記安藤信守家

安藤對馬守家來

家老

九月十八日

矢代多門

○信守家記ニ云十月廿九日右之願書美濃國ヨリ對
馬守供人之内用人役心得之者持參
大總督府ヘ進達